



# 俠魂義膽少年夢

## 古本舊書柜仔冊裡的廖添丁傳奇

李志銘 ◎ 作家



· 《臺北城下的義賊廖添丁》廖毓文著、葉宏甲畫 /1955/ 臺北：南華出版社。（圖片提供：李志銘）

憶我這一代人的童年歲月，印象最深刻的除了有雲州大儒俠史艷文、無敵鐵金剛、楊麗花歌仔戲、天龍特攻隊、手塚治虫，以及圓山動物園大象林旺之外，當然更少不了廣播名嘴吳樂天每個禮拜從調幅電臺（老式收音機裡）準時放送一段開場白「講添丁，說添丁，添丁說不盡，……」把廖添丁傳奇故事描述得活靈活現的講古節目。

相信曾聽過（熟悉）他說故事的人大概都知道，吳樂天一講起「廖添丁」就是有股親切感，再加上他獨特的鄉土語言魅力，說書兼賣藥，總能生動活潑地吸引廣大聽眾，幾十年來持續不輟。根據很多老一輩人回憶，聽吳樂天講古，收音機就是要轉得大大聲，這樣聽才有臨場感、震撼力，據說當年最夯的時候一天有四個時段，且採全國聯播的方式。而對於這位近百年來不斷被一代代文人墨客

傳頌渲染的臺灣傳奇人物廖添丁，以及他的結拜兄弟「紅龜仔」，吳樂天也總是不忘在節目中經常加油添醋、極盡誇張之能事：比方他說廖添丁身上有一條腳巾，可縱身一躍七丈二、來無影去無蹤，又說「紅龜仔」隨身攜帶兩把短槍，能夠毫髮無傷地用槍打子彈來點菸、槍法奇準，廖添丁甚至後來還參與了余清芳起義等抗日活動，並且結交了西螺七崁「阿善師」、彼此更發展出亦師亦友的關係。

從其幼時出身貧苦，乃至爾後市井口耳相傳以俠犯禁、抗日救民的諸般義舉，最終竟以英年早逝之姿悲壯落幕，倘再對照於當年臺灣接連遭遇保釣事件、中美斷交以及被迫退出聯合國等挫折的當下，吳樂天一口鏗鏘激昂的民族節義顯然將廖添丁「劫富濟貧」、「反抗殖民威權」塑造的英雄形象推展到了一個高峰，毋寧也為那個時代的臺灣民眾傾洩了胸臆間的熱血激昂。

回溯昔日（1979）適逢中美斷交之際，「雲門舞集」首演《廖添丁》舞劇不惟轟動一時，且

還登上《紐約時報》新聞評論稱譽為「東方的羅賓漢」、「充分表達臺灣的時代精神」等語。之後，伴隨著無數臺灣人成長的歲月裡，透過各種文字、口語以及歌謠形式的傳遞，有關他各種事蹟的流傳也始終沒有間斷過。

### ❁ 臺北城下、義賊現身：「艋舺文人」廖漢臣的民間傳說

臭水庄，廖添丁。展腳巾，飛厝頂。

劫橫財，去助貧，義賊名，透全省。(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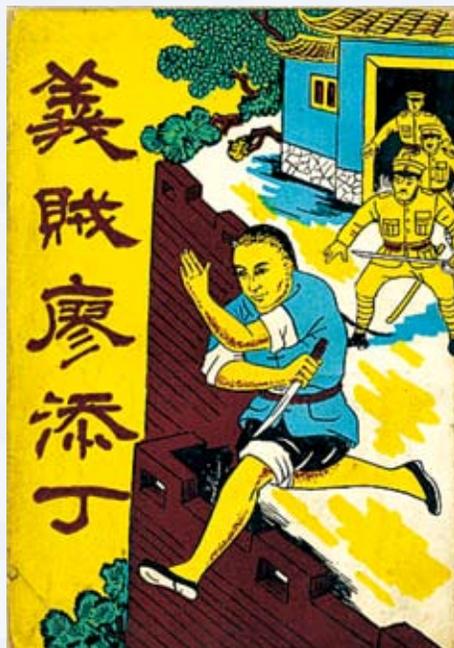
猶記得小時候看漫畫、故事書、布袋戲、電視劇，甚至是舞劇(注2)裡幾乎都有類似說唱廖添丁落草為盜、劫富濟貧的故事，對於一個成長於上世紀六、七〇年代以後的孩子來說，每每常能在廟口野臺聽江湖藝人述說廖添丁的俠義傳奇，又或者更幸運的話，如能盼望每個月向父母拿到零用錢五塊買一本《學友雜誌》翻閱當期連載小說〈臺北城下的義賊：廖添丁〉就算是一種莫大的幸福了。

翻開一頁頁回憶，想像著租書店小說與連環圖畫裡的傳奇冒險，乃是以往灰黯的升學惡補日子中，最鮮麗的色彩。

當年在《學友雜誌》上，作家廖漢臣(筆名文爛、毓文，1912-1980)根據日警手冊和參酌民間傳說，把廖添丁的一生寫成了〈臺北城下的義賊—廖添丁〉，起初先行連載了四期而受到



· 《義賊廖添丁》廖毓文著 /1962/ 臺北：南華出版社。(圖片提供：李志銘)



· 《義賊廖添丁》廖毓文著 /1962/ 臺北：文藝出版社。(圖片提供：李志銘)



廣大讀者歡迎，後因事忙輟筆，讀者又繼續寫信要求「學友雜誌社」推請續稿，廖漢臣為酬答讀者的盛意，遂繼續執筆，並將之輯錄成單行本付梓問世，日後有關廖添丁流傳的相關故事大抵也皆以此書為藍本，甚至包括戰後六、七〇年代臺灣坊間陸續出現的諸多版本如《抗日義賊廖添丁》、《義俠廖添丁》、《義賊廖添丁》、《義魄廖添丁》等，其內容情節亦一貫出自廖氏筆下《臺北城下的義賊》原書。

回溯日治時期自幼生長於臺北艋舺（萬華）地方的廖漢臣，早年曾當過書店店員和印刷工人，在某天偶然機會下讀了永井亨《社會學》一書，從此矢志向學，並利用夜晚時間刻苦自習寫作。三〇年代期間，廖漢臣先後擔任《新高新報》漢文記者，《東亞新報》臺北支局記者，同時積極參與「臺灣文藝協會」、「臺灣文藝聯盟」、「臺灣歌人協會」等社團活動，並擔任《先發部隊》、《第一線》、《臺灣新文學》等文學雜誌發行人，從而成為當時推展島內「新文學運動」的健將之一。他除了做為一位懷抱著理想的學者作家之外，也極為關注於民間文學，因此他廣泛搜集臺灣各地民俗傳說與歌謠，其中《臺北城下的義賊：廖添丁》即是他綜合民間文獻史料所寫成的暢銷通俗小說。

綜覽《臺北城下的義賊：廖添丁》全書共計二十七章節，每一章節皆設一標題，每一標題皆以四言二句形式點出主要故事內容。故事一開始由廖添丁幼時講起，敘述在廖添丁十四歲時日本開始統治臺灣，各地義軍以武力抗日，廖添丁的父親因參與劉永福率隊在彰化起事的義軍而戰死沙場。其間廖添丁接連遭逢各種因緣際會，遂由一方盜寇逐漸轉變為抗日英雄，如是內容不惟展現出某種民族意識與庶民正義的認同過程，亦使得廖添丁故事的意義隨著社會時代背景轉化，誠如作者在序文中寫道：「以前的臺北市，有一座堅固的城。這座城是清代建築的，在日本侵佔臺灣不久，這座城還高高地聳立在臺北市中。有一道又高又厚的城壁，環繞著五個城樓，把城中和城外的住民隔離，分為兩個對立的世界。日本人多居在城內，本省人多居在城外，因為反對日本人的侵略和壓迫，近郊的義民還不斷地繼續著活動。於是，日本人在城內城外，設立了很多很多的治安機構——如守備隊哪，憲兵隊哪，警察隊哪，來壓制本省人，以加強其統治。可是，統治不久，城外大稻埕方面，忽然出現了一個義賊，打家劫舍。神出鬼沒，使日本人那些治安機關，束手無策，把驚惶無能的醜態，完全暴露在本省人的面前。所以這個故事，一時轟動了全省，在這義賊死了後，還有人把他的故事，搬上舞臺上去排演，或編入歌詞去傳頌。這義賊是誰？就是那有名的廖添丁。」

觀諸序文最末，廖漢臣自言希望讀者除了將此故事做為「一種故事讀」也好，亦可當做「一個時代的血淚的記錄」來看待。對廖漢臣來說，當時許多臺灣人老百姓在日本殖民政府現代化統治之下其實並沒能過上好日子，反倒讓統治者藉機施予人民更大的壓迫和剝削。在小說中他毋寧刻意透過廖添丁來對照出統治者束手無策、甚至被鬧得雞飛狗跳的醜態，其逗趣而諷刺的描述背後正是作家所意欲批判的殖民體制，或許這也是廖漢臣給予廖添丁一個正當化的犯案

理由：因為遭受日本人的欺壓、不得已才被逼上梁山。

### ❁ 你不是辜顯榮，我不是廖添丁

話說美國人十九世紀有蒙面俠蘇洛（Zorro），英國人中古世紀有綠林俠盜羅賓漢（Robin Hood），而提起臺灣自日治時期以來最具代表性的民間傳奇人物則是合該「廖添丁」莫屬了！傳說中的他不僅能飛簷走壁、武功高強，並還常劫富濟貧、神出鬼沒，時至今日，廖添丁仍是臺灣人心目中最膾炙人口的經典故事題材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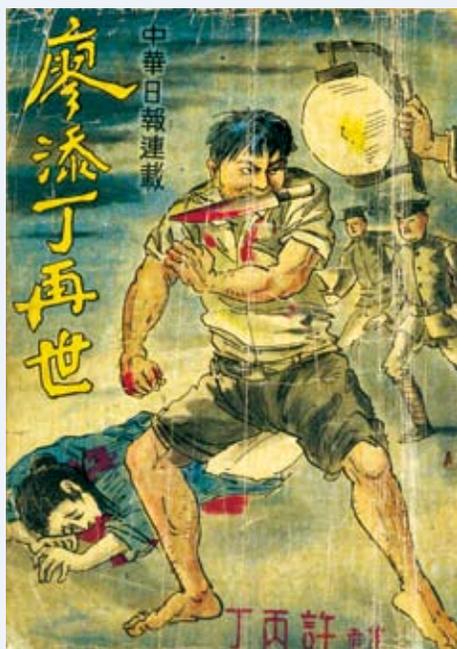
於此，透過講古說書人以及文學創作者一代又一代的口傳刻劃，有關廖添丁的許多傳奇故事每每參酌其他同時期臺灣地方文獻與史實予以穿鑿附會並加諸誇大渲染，當年雖是總督府的頭號緝捕對象，但民間人士卻習以「義賊」稱之。例如廖漢臣在《臺北城下的義賊：廖添丁》這部小說裡便逐一描寫了廖添丁曾幫助余清芳護送起義用的槍枝、保護臺灣米酒配方所有人徐祥教授、到臺北辜顯榮家借錢並且公然盜取臺灣總督官印、仗義資助吳郭魚培育者吳郭清、甚至還鋪陳結識了西螺七崁阿善師等天馬行空的想像情節。

其中，關於廖添丁向辜顯榮（勒索）借錢一事，在各種官方檔案以及文獻史料皆無記載可尋，然而這段軼事卻早在民間廣泛流傳，並被廖漢臣寫入了《臺北城下的義賊：廖添丁》，小說當中同時也頗為詳盡地描述辜家富庶面貌，以及廖添丁結夥好友紅龜來到御用紳士辜顯榮開設的大和行偷竊錢財以幫助窮人等橋段，迄今鹿港地區仍流傳著這樣一句諺語：「你不是辜顯榮，我不是廖添丁」，此即意味著民間傳說中的廖添丁與辜顯榮彼此向來都是死對頭，這句話乃用來規勸人們不要沒事互找麻煩。然而，實際上廖添丁雖然並沒有向辜家進行勒索行竊，但許多流傳故事卻時常將他們相提並論、甚至藉此嘲諷辜顯榮的尷尬處境，顯見當時一般民眾對於與統治者關係良好富商的負面觀感不言而喻。

最後在《臺北城下的義賊：廖添丁》小說結尾處，作者廖漢臣另附了一篇標題為「兇賊廖添丁之靈托夢」的新聞，並說明此新聞採錄於民國 44 年 1 月 3 日《臺灣公論報》「臺灣風土」，該篇幅內容主要說明廖添丁死後葬於荖阡坑，於是民間開始流傳向廖添丁祈求諸事靈驗之說，但若未辦牲禮，廖添丁將會託夢斥責。此宗鄉野奇譚或許正反映出一般老百姓心中的想望：期盼廖添丁死後轉換形體、進而昇華成某種精神形象來延續其生前行俠仗義的志業

### ❁ 託夢附體、化身義魄

根據臺灣總督府的官方檔案資料記載（注 3），廖添丁乃臺中廳大肚上堡秀水庄（今臺中市清水區）人，八歲時父親過世、母親改嫁，十八歲時開始犯案。明治四十二年，因犯下偷竊警槍彈藥及佩劍案而開始受到警方的高度重視，其後又犯下林本源家搶案、基隆槍殺密探陳良久案，以及八里坌五股坑保正李紅家搶案等，最終被楊林以鋤頭擊斃於八里坌觀音山區。當年



·《廖添丁再世》許丙丁著 /1957/ 藝昇出版社。(圖片提供：李志銘)

針對這一連串新聞事件不僅引發了臺灣社會輿論大肆渲染，且自廖氏亡故隔年起，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即接連以「雄鬼為厲」、「鶯啼燕語」為題，彷彿時下八點檔連續劇般以戲劇性筆觸鉅細靡遺地回顧廖添丁如何謀劃各項刑案、如何運用巧技死裡逃生、乃至最後死因真相為何等案情報導，所謂「廖添丁效應」乃逐漸在民間發酵，許多民眾紛紛在私下前往廖添丁埋葬之地祭祀，而有關廖添丁的靈異事蹟也很快在市井大眾茶餘飯後耳語間傳播開來，民間甚至一度謠傳廖添丁「其實並未死去」、「英魂顯靈治病」等（注4），類似這些傳言自然成了說書人及小說家的最佳創作題材。

「廖添丁臺北市人二十七歲，平日打家劫舍，取富助貧，固屬狂悖，然而意在擾亂日本政府治安，以報亡國戴天仇恨，草澤忠孝，實是難得，及查生死簿，該享年壽七十有二，嗣因崔判官醉眼迷離，

顛倒錯看，藉害理味良之手，勾引靈魂，死於非命也，應免罪還陽，據報肉身埋沒，准予投胎轉世烏龍村，為楊萬寶享年四十五歲。」

此乃早年「臺南秀才」許丙丁（1900 - 1977）筆下撰述《廖添丁再世》書中一段開場白，故事內容主要敘述廖添丁死後來到陰間，卻因為地府判官誤看生死簿，而錯將原本該有七十二歲壽命的廖添丁在他二十七歲時即拘提至枉死城，於是閻羅王判他再度投胎轉世，並且喚名「楊萬寶」。

相傳《廖添丁再世》一書作者許丙丁從小就喜歡在老家附近的關帝廟、下太子廟、大天后宮聽老講古師講述民間傳奇故事如《三國演義》、《水滸傳》、《濟公傳》、《彭公案》、《施公案》、《七俠五義》等，年紀輕輕便已在詩文鼎盛的臺南府城享有盛名，時人稱他：「功文墨，喜漫畫，能文而兼情詩，幽默而且風流，善南腔，而擅北調，慣作流行新曲，時為古風鄉歌，興之所至，作優孟以登場，情或不禁，為周郎而顧曲」。一生多才多藝、休閒興趣廣泛的許丙丁，早於1920年考入「臺警察官練習所特別科」擔任臺南州巡查，在職期間曾以臺南地方各寺廟神祇為素材、並參酌街談巷議傳說寫成章回小說《小封神》發表於「南社」創刊的《三六九小報》，後來還把他親自參與緝捕大盜楊萬寶的個人經驗輾轉寫成了《廖添丁再世》，這部作品起先於《中華日報》上連載，文中附有標題詩曰「廖添丁靈魂不散，閻羅王秦鏡高懸，結案情添丁再世，發枝葉萬寶初生」、並以搭配自繪插畫同步發表，深獲讀者好評，旋即彙編出版單行本。

彼時約莫六、七〇年代期間，此書不僅流傳甚廣，並且還被坊間出版商拿來與廖毓文的《義賊廖添丁》（也就是先前的《臺北城下的義賊：廖添丁》）將二部合併編為《義俠廖添丁（全集）》一冊（但都未標原書名），其中有部分情節大略和許丙丁以日文筆名「本山泰若」發表於戰前四〇年代的辦案實錄《實話探偵祕帖》（1944年 / 嘉義蘭記書局印行）書中描寫〈殺人放火鬼楊萬寶〉一章有所雷同，然而在稍晚出版的《廖添丁再世》當中卻增添了不少對抗日本政府的劇情橋段，顯見作者爲了讓楊萬寶化身的廖添丁義俠形象更深留人心，乃刻意將其竊盜之舉賦予正當化呈現，並加入具有戲劇效果的細節陳述，因此便能有餘裕在被追捕的緊張時刻、悠閒地跨著步哼著歌，還把氣急敗壞日警丟在身後，故事裡當然也不斷強調他鋤強扶弱、劫貧濟富的諸般情節。

### ❁ 腳巾一丈飛簷走壁

當時光流逝、歲月磋跎，許多童年印象也跟著褪淡，這時，唯有說書人透過廣播口語形式化身的俠盜「廖添丁」卻活生生從記憶中跳出來懲惡鋤奸。

回憶過去仍能四處遊走於街坊巷弄嬉戲的那些年，確實是有些傳說中的偶像人物一度讓不少臺灣囚仔曾經幻想過要前往某處不知名深山習得蓋世武功的虛構情節，其中一個便是那時人人耳熟能詳「轟動武林、驚動萬教」的電視布袋戲尅史艷文，除此之外名號最響亮的，無疑當屬吳樂天每週定期在廣播電臺開講「頂港有名聲，下港有出名」的臺灣英雄廖添丁。

特別是，每到吳樂天講起廖添丁如何在千鈞一髮之際脫離險境、如何將身後追捕的日警與惡棍玩弄於股掌間的種種橋段最是教人聽得如癡如醉，而其中尤令我印象深刻的，便是故事裡廖添丁經常賴以脫身逃亡的一項獨門絕技——叫做「腳巾」。從收音機裡聆聽，不時穿插賣藥廣告的說書人總是強調他（廖添丁）身上纏有條長一丈二的腳巾，平日用來做腰帶，遇有危難便往屋頂上一甩、一端捲附於屋樑或樹幹，順勢縱身一跳，即可攀上高處躲藏或逃走，臨敵時甚至還能奪刀槍、取人性命。這不禁讓我聯想小時候讀到金庸小說有一門輕功叫做「梯雲縱」，按字面上解釋，可以理解為「以雲爲梯的縱躍動作」，乃是一種充滿浪漫想像的神奇武技，而廖添丁僅僅以一條繫於腰間的普通長布帶便能同樣發揮飛簷走壁之效，這簡直就是出神入化，並且近乎寫實得甚至能夠讓當時許多孩子們發自肺腑地相信：世上真有存在「輕功」這回事、人是



·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5158 冊 43 號明治四十二年（1909 年 12 月 10 日），〈臺北廳外一廳一竊盜及殺人犯廖添丁ノ所在搜查始末等報告ノ件〉。（圖片提供：李志銘）



可以飛的。

試想：只需近在身旁的某些平凡物件，比如一陣清風、一朵白雲，或者一條深藍色纏腰的「腳巾」，便能隨時輕踏凌空、御風而去，這是何等的浪漫與動人的想像！



· 《義俠廖添丁》(全集) / 許丙丁著 / 1974 / 臺中：重光書店。(圖片提供：李志銘)



· 《義俠廖添丁》 / 陳銘礪改寫 / 1979 / 臺北：博學出版社。(圖片提供：李志銘)

### ❁ 極盡想像之能：從鄉野傳說到國族寓言

懷想當初整個七、八〇年代這二十年間，只要一提起人稱「鑽石嘴」的廣播名人吳樂天，幾乎就和「廖添丁」三個字劃上了等號。

自幼生長於臺南新營的吳樂天，家中務農之餘亦兼賣草藥，小時候爲了幫忙負擔生計，遂加入布袋戲班擔任兩年學徒，也曾跟著賣蛔蟲藥的商人學習江湖賣唱推銷的技巧，在此時期打下良好的河洛語基礎。學成後，吳樂天即騎著腳踏車、載起藥箱走遍全臺，途中所見所聞便成了他日後講古說書的豐富題材。十七歲那年（1964），他開始在廣播電臺中賣藥，爲吸引聽眾注意，乃將廖添丁的故事穿插在賣藥廣告間，想不到此一說書節目竟大受聽眾歡迎，不僅在傳媒界從此闖出了一片天、更讓吳樂天成爲當年家喻戶曉的廖添丁頭號代言人。

民國六十六年（1977），吳樂天正式在民本電臺開講「傳奇人物廖添丁」節目，從最初在十家電台聯播、隨之擴增至二十八家，由於聽眾迴響熱烈，民本電臺更趁熱發行了一本名爲《傳奇人物：廖添丁專集》的小冊子，專集中除介紹「傳奇人物廖添丁」的製作人員與主講人吳樂天，並爲該節目裡出現的每個重要角色立傳，而除了在電臺講古之外，吳樂天也在臺北市華西

街開設了「臺灣民俗館」每週定期說書開講，熟悉的聽眾皆知他講古不帶劇本，一個簡單的本事大綱到了嘴裡，立即變成曲折離奇的傳奇故事，細膩講述各個人物性情彷彿呼之欲出，充分顯示他驚人的組織思維能力和口語技巧。

此處若歸結吳樂天講古之所以能夠迷倒眾生的原因，一部分固然來自他早年際遇坎坷而豐富的生命閱歷，另一部分則毋寧得受益於他平日酷愛讀書的習慣，特別是他比較喜愛的翻譯小說如《基督山恩仇記》、《雙城記》、《塊肉餘生錄》往往一讀再讀，以及其他一些中國傳統章回小說《水滸傳》、《紅樓夢》、《三國演義》、《西游記》等，據說他每隔一段時間幾乎都要回頭重讀。

當時，無論是在電臺或民俗館開講，吳樂天總是一再強調：「講古不是為了營利，而是為了保存臺灣語文盡一己之力，帶著文化的使命感」等云云。此處無獨有偶，就在他掀起民間說書熱潮的這段期間，恰好正值「鄉土文學」興盛之時，許多新與年輕作家紛紛主張文學應根植於土地，包括早年曾在「報導文學」、「紀實文學」這塊領域耕耘的寫作者如陳銘礮、心岱，皆有傳述廖添丁事蹟的相關著作陸續問世。前者根據許丙丁的《義俠廖添丁》原著進行改寫而成另一同名著作，後者則是參酌部分田野文獻訪談並委以小說創作形式寫出了《紙鳶：廖添丁的故事》（注5），後來（1997年）時報文化將之重新出版、並更名為《俠盜正傳：廖添丁》。

同樣地，彼時因應此一時勢潮流所趨，吳樂天也把他曾經講過的廖添丁故事內容轉化為文字、彙整輯成《臺灣英雄廖添丁》一書於解嚴之後隔年（1989）出版，還找來了當年甫獲日本講談社頒發「最優秀漫畫大賞」的臺灣漫畫家鄭問繪製書籍封面。但觀其書中所錄，吳樂天早已完全脫離了前人的傳說架構，並且極盡想像之能，將廖添丁故事發展得令人瞠目結舌。比方在吳樂天口中的廖添丁絕非區區一介粗鄙流氓，而是個知書達禮、武藝高超的知識份子，更參與了許多大規模的抗日行動，包括余清芳起義前、廖添丁義務從梧棲護送槍枝到永康，以及為了讓臺灣米酒製造圖不落入日本人手中而幫忙護送持有者到臺北會見美國領事，甚至還公然向總督府下戰帖、演出轟動國際的盜印事件等。除此之外最教人拍案叫絕的是，在他持續二十年來透過電臺媒體不斷「講添丁、說添丁」的過程中，吳樂天顯然也「彷彿英靈附體般」將自己幻想成了廖添丁的人間化身，接連在「臺灣英雄」、「臺灣鏢局」與「臺灣小調」（1987）等一系列廖添丁主題電影裡親自擔綱演出荒誕的悲劇英雄角色。



· 《臺灣英雄廖添丁》 / 吳樂天著 / 1989 / 臺北：時報出版社。（圖片提供：李志銘）



或許，所謂的英雄落難、民族情結大抵莫過於此！綜觀廖添丁短短的一生，相對於日治時代的臺灣社會，自有一份壯烈的淒美，且能在後世傳頌不絕。衡諸日本殖民統治乃至國民黨政府遷臺迄今的百餘年來，最初以廖漢臣、許丙丁的民間文學為發軔，之後不斷透過文字和口語形式的流傳、轉化，並且因緣際會發展到了吳樂天的廣播說書，其間各個不同時期、不同版本媒介的廖添丁傳奇毋寧承載了許多臺灣歷史當中包含人性部分的掙扎與寄託，這些故事不惟使得廖添丁化身俠盜英雄的種種作為超越了個人範疇，更欲呈現出一個足以代表臺灣人尊嚴的精神形象，甚至是一種政治象徵、一則國族寓言。

## 注 釋

1. 清水鎮（地方念謠）／林沈默。
2. 隨著時光流轉，以廖添丁為題材的劇場演出一直未有間斷，較著名者如「雲門舞集」的舞劇《廖添丁》、「國立國光劇團」的京劇《廖添丁》、「清水劇團」的社區劇場《清水有個廖添丁》、「明世界掌中戲團」的掌中戲《俠盜廖添丁》、「大稻埕偶戲館」的《義賊廖添丁》系列等等；電影方面則曾經出現過多部以廖添丁為題材的電影；電視則有華視的「義魄」、臺視的「廖添丁傳奇」與「臺灣廖添丁」、三立都會臺的「新戲說臺灣——少年廖添丁」等；其他還有許多講唱藝人如楊秀卿的表演。廖添丁在不斷複製及再現的過程中，成為歷久不衰的臺灣劇碼之一。
3. 參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5158 冊 43 號，該份檔案係臺北廳長井村大吉向臺灣總督府陳報緝捕廖添丁之始末報告。內容敘述日本警方如何派遣臥底向廖添丁之友人楊興打聽其藏匿處；利用廖之同夥劉份、楊林及廖之情婦設定逮捕計畫以及圍捕行動過程等。最後廖添丁被楊林以鋤頭擊斃於觀音山尖山尾。
4. 廖添丁死後，日本官員松本曾立碑祭拜，不久後日本政府嚴禁，久而久之漸漸湮沒於荒煙蔓草中，後人感其忠義而建一小廟，且就在廟正殿右方立有一石碑，上刻「明治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神出鬼沒廖添丁之墳墓 松本建之」。據說松本為當時圍捕廖氏官員之一，在廖氏死後，松本的妻子突患怪病群醫束手無策，後在鄉人規勸之下，替廖氏立碑，並加以祭拜，不久其妻竟然不藥而癒。另根據明治四十三年（1910）1月16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記載：「廖添丁之墓。該地之人多有持香禱求者。以為生時兇猛。死後必為雄鬼。凡感冒及諸時病等。皆往該墓前乞庇。有偶占勿藥者。遂引為廖之靈。遠近相傳。信以為真。一時膜拜者。絡繹不絕。數日間。而墓前已無插香地矣。迷信如斯。宜速說諭。以解其惑」。（7版，又噓雄鬼）。2月22日，該報又刊出一篇題為「雄鬼為厲」的報導，指出某位祈求廖公治病的村民，病癒後未履行諾言酬謝，而被廖公托夢責怪的傳奇：「兇賊廖添丁既死。好事者為立柱于其死所。題曰廖添丁之墓。後因祈禱者多所靈驗。自是香火不絕。十日來詣之者殆數百人焉。聞有村民因病往禱。癒不之謝。一夜竟夢見添丁來。責其負德。且云再爾罰且至。村民懼。卒宰豕牽羊往謝。竝為優戲。于是乎村蒙愈相驚以神矣。南人尚鬼。□此可見。然所見抑何不明也。」（5版，雜報）
5. 此書最早面世於 1975 年心岱在《聯合報》副刊連載一年的專欄文章，並於 1976 年由皇冠叢書集結出版《紙鳶：廖添丁的故事》，據說銷售了一萬多冊（這個數目即使在今天也是驚人的），而作者對廖添丁的評價是：年僅二十七歲的廖添丁，生前人們稱他「大賊壺」，死後人們稱他為「臺灣魂」，並在他的墓塚之處興建「漢民祠」祭祀為神。從「草莽」到「英雄」，從「壞人」升為「神格」。